晉書

卷九

九

9

T 2455/17

8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爲恠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艸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傒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艸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艸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為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

敗死傷甚衆不聽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氷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一作梁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三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　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

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　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雨雹燕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

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
罕張瓘率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
戒臣為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
雷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
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
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
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
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
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
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
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
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藩等　十年四
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
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雷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
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
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
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
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
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
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
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
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
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重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
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腳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
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
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傳妖一作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黎䗍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畧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

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
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去一作年王敦并
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
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
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
亡殆盡又邊將連有狂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
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
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
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京房易妖曰山野之獸來入
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
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
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
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
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猳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
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
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

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湎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黑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

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𥩈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臝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閤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猋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一作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

蟲螟害五穀棄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太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飈風起折木飛繒折

軌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纂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纂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虔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虔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輧輗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峥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刹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一無朔字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毌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顛仆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暝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于元顯禍成于桓玄

蠃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兹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兹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兹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九年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一作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

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
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
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
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霿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
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霿不睿之
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
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
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
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
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機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
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
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
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
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一作具)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
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己出故有區霿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

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有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至絶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黄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黄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摇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摇政官大經摇政茲謂不陰厥震摇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曰臣下强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摇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

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丙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於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于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是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

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
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
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為地陰也法當安
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
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
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
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荊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
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
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
陵地震涌水出山崩于寶以為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
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
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
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
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
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

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
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四月
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
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湧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
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也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
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
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
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
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
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
戌夜壽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
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荊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

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一年而權薨又一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懦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　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酃黑石山崩

元帝大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
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
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
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
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
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
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
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
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
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
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
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
言視聽思心（一无心字）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
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
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

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毁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于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恒陰 恒一作常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晧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不許是以不果晧旣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册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

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産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兹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祚昏愚失道又親征

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

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簒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

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卽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
中書監卽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
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
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
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
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
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
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
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
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
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
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
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
下相倣傚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
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爲也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
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
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産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艸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胷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可命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省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形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刼牧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

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愼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于闕下徙靑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亾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時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衆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備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敝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闓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皐陶曰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平前載事旣參倍夏后氏之天王
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
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一作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
五百焉乃置三剌三宥三赦之法一剌曰訊羣臣再剌曰訊羣吏
三剌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
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
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
（一作誥）四方姦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
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
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

云爾漢自王莽簒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
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旣輕無以懲肅
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
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
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
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
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
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
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
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
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

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
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
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
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一作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
於政或不猒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
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
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宜詔有司悉
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
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
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
帝以後至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

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
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
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
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皐陶以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
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
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為姦
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
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
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
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鉆鑽諸酷痛

舊制解祆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

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删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篇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

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
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
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
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
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
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
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
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龎善否區別吏端
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
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
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
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
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
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
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
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
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
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
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
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

殺論朱未滅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
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
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
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
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
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
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戸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
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
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
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
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
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
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
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
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
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
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
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
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
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
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
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又寢其後天下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旣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亾印金布律有毀傷亾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亾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无而字）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

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

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

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隷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爲官
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
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
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
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
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
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
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
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
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
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
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
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
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
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
權（一作雄）齊相郭頎騎（一无騎字）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
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
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一作牢）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
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
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
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
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

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
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
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
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
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
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
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
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賞其詳考差叙輙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
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
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
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
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

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
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
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訴爲之心舌捕
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
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
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
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
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
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
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
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
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

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刼名（一作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

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
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
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
即奴婢捍主主得謂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弃
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
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
隨例畀（畀一作）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
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
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
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
或引輕而以（以一作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
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

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
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
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
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
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
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
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
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
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
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

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
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
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
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
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
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
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
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
得輙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
身其志士亡士一作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
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輙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
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
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
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
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
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
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
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
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
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
雖已刑殘不爲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
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
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
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

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
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
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
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
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
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塡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
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
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
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
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
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
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

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
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
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
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
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
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元康四年
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
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
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
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
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
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即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輙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頌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

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
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
文則佀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
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
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
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
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
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
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
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
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
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

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
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
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
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
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
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
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
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
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
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
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
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

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
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
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
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
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廼所不
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
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
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
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
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
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
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

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
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
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廼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
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
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
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
常輕重隨意(一作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
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
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
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
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
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

罰勅法先王所愼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
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爲
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
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
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
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
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
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
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
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
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
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一作刖）

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
歲以巨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
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坑蹈井愚夫之
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
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
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
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
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
刑以御物顯誡（一作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
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
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

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氷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洒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

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令英輔翼賛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三十　志第二十　終

晉書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

裁其寡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
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
于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亂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
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
鷰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
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睢之響永
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
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勣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
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買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紬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皐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
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
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
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
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
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
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
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
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

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于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

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
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
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
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
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
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
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
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
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
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
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搆是
係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

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于先皇天立厥配我
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
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壽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
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
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
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
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
華沖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
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
辜於天嗚呼哀哉靈輀夙駕設祖中闈轀輬動軫既往不追哀哀
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
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

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

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

崩於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宣（一作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諡毋趙氏為縣君以繼母段氏為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于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諡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為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妒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于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

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衞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于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耀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于紫廬非艸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㓎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淸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淸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一作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玆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藏乃娉乃納聿嬪聖
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
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
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
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
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
山翼禹惟衞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一作軌亦能有亂謀
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
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
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
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徽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

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
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
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
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
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
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
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
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
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
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
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
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

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
轜軒弁經總裳華轂躍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
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
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攢亡明
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
星布群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
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
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
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
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溫溫元后
寔宣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

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
后芬于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
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
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
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娉令
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曄登位
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
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
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
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雩玄雲曖藹靈液
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曣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
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

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于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

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竝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艸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艸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衞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衞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

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衞郭彰后之從舅竝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衞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疏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

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郎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槀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一本作怒)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為名乂敗穎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眾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眾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眾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

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三十一　列傳第一